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短散文 王剑冰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2

陈星苑原景缘原景缘原景缘

I 王精…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王苑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212 号

书 名：精短散文·校园情丝

主 编：王剑冰

责任编辑：曼 曼

装帧设计：杨 群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10 号，邮编：10005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字 数：20 千字

印 张：2

印 数：2000 册

印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陈星苑原景缘原景缘原景缘

总 定 价：20.00 元 全五册，单册定价：4.00 元

目 录

A 辑 给美丽做道加法

这加数是指，我们一次次做进步的努力，一次次为自己的目标不轻言放弃，或者，一次次向我们的周围伸出自己的手……而此刻，对坐在教室里的你来说，帮助你增加美丽的是你桌上的书本。

相思扣	刘汉良	穴圆雪
树叶的回音	吴 吉	穴缘雪
罗教官与小芳	缪克构	穴苑雪
校园人物素描	文 竹	穴圆雪
在异乡的寒冷里	赵建英	穴源
齐耳短发下有颗黑痣的老师	春 子	穴圆雪
感动是一种养分	何 蔚	穴圆雪
我的名字，我的心痛	田 婧	穴圆雪
背 诵	李天芳	穴圆雪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	杜 丽	穴圆
永远的李老师	张玉庭	穴圆雪
来自瑞士的女孩儿	迟 慧	穴圆雪
好友成群	郭业兰	穴圆雪
没读“ 道 道”的一课	胡 芝	穴圆
梅	何 颖	穴圆雪
黄 瓜	何 颖	穴圆雪

心 事	王晓菁	方晓雪
爱情漂流瓶	翁 成	方晓雪
陌生人	陈佳霖	方晓雪
给美丽做道加法	高汉武	方晓雪
男生们的情人和情敌	流 萤	方晓雪

B 辑 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女孩如蝶，我已辨认不出谁是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一只。那句“谢谢”便一直存在心里，成了默默的感激和深深的遗憾。

甜蜜蜜的分离	郭静娟	方晓雪
喊出你的爱	渐 敏	方晓雪
对面的男孩走过来	朱海丽	方晓雪
地理老师	朱 莉	方晓雪
花季的秘密	范智伟	方晓雪
老师，我想给您拜个年	史国良	方晓雪
苍茫时刻	李 慧	方晓雪
渴望爱情的男生	冉启宏	方晓雪
青梅竹马	晓 阳	方晓雪
把地球戳个眼	张绍民	方晓雪
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中 跃	方晓雪
无关之痛	金仁顺	方晓雪
女孩是天生的	谢 华	方晓雪
眺望爱情	王 濛	方晓雪

· 圆

忍不住流泪	王 凯
岁月的再耘	唐颖贞
你欠我一样东西	刘 春
苦难是堂人生课	徐若学
嗨，有你的信	亦 舟
大雨滂沱中的爱情	阿 健

C 辑 天堂鸟

天堂鸟不快乐，它只能唱天堂里的歌来与其他鸟儿一争高低，它不能表达心中的旧歌，否则不被其他鸟认可……

爱情过去式	羊 子
粉豆花儿开	牟瑞彬
天堂鸟	孙瑞雪
丢失在梦中的她	贾梦玮
外教比尔	张 莉
心中的女孩	傅 强
城市蓝天	罗 珺
让我许个愿	叶细细
课堂上的鸡声	廖 明
一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我	李 俊
老师的笑声	张 彤
会开蝴蝶花的树	柳 营
爱情，拒绝沉默	金 华
高中生活剪影	郑 悦

给这位自杀未遂女生的一封信	阚 雪
年轻的爱 情	孙兆岳

D 辑 月亮升升落落

当时没有电，一根白蜡烛陪我到夜深人静，天上没有月亮。

往事如歌	汪晓敏
纸 条	大 卫
那时，我不懂爱情	裴保枝
老师今天结婚	李晓棠
冬天的故事	陈艳秋
往昔的梦	潘澈滢
你在我身边	高 丽
初为人师	魏传新
月亮升升落落	木 娟
“坏学生”与“好学生”	高 欣
寒冷的冬夜独自去看一场电影	李晓君
父亲的教鞭	郑春芳
乡村教师	何凌峰
我们学会了相处	高志芳
今年我 愿	章 贤
风中的情结	李小红
人在大四	阿 超
那年，我落榜了	王保中

寂寞的山路	黄 晓	雪
静静的水杉林	陈章媛	雪
记住还是忘却	胡殷红	雪
同是二十岁的别离	毛芳美	雪
不平静的水杉林	宓蓓蕾	雪
小 屋.....	阎卫青	雪
午夜走在永州大街	陈 勇	雪
站成一棵树	于 晨	雪
月夜惊魂	齐文斗	雪
旧事重提	晓 晓	雪
老师，我们没有迟到	郭光锴	雪
难忘的家教	石凌莉	雪

E 辑 两次初吻

可能那是那个年龄特有的一种敏感，特有的一种矜持、不成熟和混乱的心绪吧。

女生宿舍里的单人床	晓 晓	雪
两次初吻	白 果	雪
心 事.....	雪 浪	雪
祝老师一生好运	郁 风	雪
错过的师情	汤颖颖	雪
蚌病成珠	何 湘	雪
花之路.....	陈思俊	雪
树下有“女鬼”？	彭桢桢	雪

以心为棋·····	张绍民	九岁
雨 后·····	兰 月	九岁
源·男生寝室·····	全 欣	九岁
爱 心·····	枫 霞	九岁
梦醒时分·····	文学雷	九岁

· 远

编者的话

要编选一部校园散文，既要求它适合青少年阅读，又要求它必须高于其平时阅读的标准。我们说，找一个平手练球或学棋，不如找一个高手进步得快，即是明显的道理。在这部选集中，我们侧重选取了全国最优秀的校园散文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校园写作，已远远地超过了过去的水准，这是令诸多老师和报刊编辑都吃惊和暗自欣喜的。许多作品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一般写作，而是成熟的文学作品了。这是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因为我们从这一代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

近些年来，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学教材及教学大纲有了明显的改观，文学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提倡学生搞一些文学创作。各类地方报纸及刊物，面向学生开起了专栏。闯关夺隘占据文学阵地的队伍，越来越年轻化了，不少人是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有的学生靠自己的文学成就被一些大学直接录取。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本精短散文集，不仅适合大中学生阅读，也适合所有喜欢散文的读者阅读，因为读者们都有校园人生经历。读者自然可以从文章中品到浓浓的校园情意……让心欣喜、感叹、带来阅读的乐趣。



精 短 散 文

校 园 情 丝

散文选刊》选 编 王剑冰/主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粤辑

给美丽做道加法

这加数是指，我们一次次做进步的努力，一次次为自己的目标不轻言放弃，或者，一次次向我们的周围伸出自己的手……而此刻，对坐在教室里的你来说，帮助你增加美丽的是你桌上的书本。

还记得那枚相思扣吗？为了它，我苦苦等待了三年，难道你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它的秘密吗？

相思扣

□ 刘汉良

那年冬天，大学校园里的女孩们突然找到一种新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她们买来上好的丝线，取一枚硬币，用细丝线把硬币层层包裹起来，然后编成一枚美丽的相思扣。她们把相思扣送给自己的心上人，而那些得了相思扣的男孩便如同得了稀世珍宝似的把相思扣挂在胸前。

看着校园里的许多男孩都骄傲地挂上了女友送的相思扣，我的心中既羡慕又无奈，我多想自己也能够拥有一枚相思扣。但我却很自卑，我不敢像其他男孩那样有爱就去追，具体说是我的贫穷和一无所有使我没勇气去寻求那份浪漫和温情。我的家乡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父亲是个小学民办教师，每月只有 150 元的工资，还要供我们兄弟三人上学。我惟一的自豪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最好的，并且靠打工和稿费的收入可以不向家里要一分钱来维持上学。

我的同桌大林和我住在一个寝室，典型的富家子弟，整天打扮得油头粉面。他经常收到一些痴情女孩儿的情书，平日和他交往的女孩足有一个排。他还故意向我们炫耀女孩送的相思扣，然后向我们讲述“辉煌”的恋爱史。

我从不奢望自己能够拥有浪漫的爱情，我只想拥有一枚漂亮

· 圆

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相思扣。然而，这个愿望对于我却是那么的遥远。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几位同学去逛街。当路过一家小商店时，见里边货架上挂着各种颜色的丝线，有红的、蓝的、黄的……我的心忽然一动，我为什么不自己做一枚相思扣呢？我被这个念头激动得热血沸腾，当即走进商店，买了一束红色的丝线。

晚自习时，我找了一枚硬币，然后自己试着做了起来。但由于不懂丝线的缠绕方法，我怎么也缠不好。正在我窘迫之际，无意中发现邻桌一个叫静的女孩正凝目注视着我，我尴尬地冲她笑了笑。她的脸腾地红了，赶紧低下头。

整个晚自习，我最终没能做成相思扣。

第二天上课时，我打开抽屉，惊喜地发现抽屉里竟多了一枚相思扣。我环顾四周，同学们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根本没有人注意我。

一连几天，我都在仔细观察同学们的表情，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我想这一定是有谁在和我恶作剧。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拥有了一枚属于自己的相思扣。我真想把它拆开，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个缠绕方法，可我又怕万一拆开了又缠不上，所以这枚相思扣一直默默地挂在了我的床头。

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静对我特别冷淡，也很少和我说话，有时还故意避开我。

一年后，又是一个冬天，同年级的一位老乡走进了我的生活，并成了我的女友，她精心为我编织了一枚七彩的相思扣，我幸福地把它挂在胸前。我骄傲地挽着女友的手款款地走在校园的小径上。挂在床头的那枚相思扣被我锁进了抽屉。

有几回，静和我在校园里相遇，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朝对方点点头，但我从她的眼神里似乎看到深深的哀怨。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四年的大学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后，我们都各奔东西。

我和女友一起回到了家乡的小城，谋了一份虽清贫却也充实的工作。我们决定国庆节那天结婚，并把这一消息通知了昔日的同学。

正当我们为结婚而忙碌时，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是静写来的。她的信中写道：还记得那枚相思扣吗？为了它，我苦苦等待了三年，难道你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它的秘密吗？我赶忙找出那枚相思扣，一层一层拆开丝线，取出硬币，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只见硬币印有国徽的一面上赫然写着一个鲜红的“爱”字，而另一面写着“静”……



只要你是真诚的，哪怕你抛下的是一片树叶，你也终将听到回音……

树叶的回音

□ 吴 吉

我常常想起那个刮着大风的阴天，一时的冲动让我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我感谢那瞬间的勇气，它让我得到了许多珍贵的回报……

那是大三的初夏，学校组织年级足球联赛。班里的男生从看到布告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每天正午操场上雷打不动的训练。全校学生走过操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他们有些笨拙但绝对认真的操练。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新闻系有一群“足球疯子”，发誓要拿年级冠军呢。有人好意劝班长：“别跟自己过不去了，有体育班在，谁还想争冠军？”班长白人家一眼：“体育班有什么可怕？逆”

“疯子”们的运气还真好，一路跌跌撞撞，居然闯入了决赛。对手当然是体育班。

决赛那天，老天爷不高兴地板着脸，风，仿佛故意想惹恼大家似的，不知趣地吹着。班长顶着一头乱发，有些悲壮地对队员们说：“明年就要实习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踢联赛，大伙把它当世界杯决赛去玩命儿吧逆”队员们使劲地点头。这是一场实力绝对不均的比赛。在人高马大的对手面前，男生们显然力不从心。可是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命运赐给了我们一个点球

——一个让所有人的心开始战栗的点球。罚点球的是班长。罚球前，他向我们班的方向做了一个坚决而漂亮的胜利手势。然后在凝滞的寂静中，班长开始助跑、拔脚、射门……我听到欢呼声从体育班的人群中发出。班长跪倒在草地上……风，大起来，狂啸着卷走了我们所有的希望。

我们最终还是输了，这是一个大家早就预料到而谁也不愿接受的结果。男生们脸色沉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狠狠地踢那只不争气的足球。迎着嚣张的风，我看见班长流了满脸的泪。“送你们一个点球都踢不进，还有脸说要拿冠军选”体育班的风凉话比风更嚣张，而我们那帮队员居然像被打垮了一样，一语不发。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想也没想就声色俱厉地脱口而出：“闭嘴选”那几位张狂的体育班男生一下子愣在那里，转而眼中有了怒意。接着，我回过头对一脸惊讶的队员们说：“你们尽了力，我们都看得见。输了，你们也是咱们班的英雄选”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当发热的头脑被风吹得清醒下来，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大概是觉得我滑稽，体育班的男生居然由怒转喜，大笑起来。一场爆发在即的争吵在笑声中化解。

男生们的恢复速度比我想象得要快。没人再提起那天我出的洋相，大家好像把那场球赛连同我的那番话统统忘记了。我在放心之余，却奇怪地生出了几分失落……

转眼就到了大四，大家就要天南地北地实习去了。离校那天，当我狼狈地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走出宿舍楼时，我呆住了。班里的男生都在，他们是来送我的。男生们默默地帮我把行李搬上车，默默地与我握手。就在车子发动的时候，我听见班长的声音：“谢谢你在去年联赛后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记着呢。”我想回答他，泪却抢先流下来。

很久了，每当想起那个大风的阴天，就有一句话在我心中盘旋：“只要你是真诚的，哪怕你抛下的是一片树叶，你也终将听到回音……”

也有人说离别在即么，难免的难免的。这句话怎么理解都行，以后的日子便无话了。

罗教官与小芳

□ 缪克构

那时节校内校外都在流行一道歌，歌名就叫《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挺抒情挺动人的。

我们的小芳果若歌中的小芳。她初来乍到这个城市念大学，一副很纯洁很羞涩的样子。报到之后，开始了军训，军装一穿，怎么看小芳，都像一个女兵。

执教的排长姓罗，我们管他叫罗教官，长着一副娃娃脸，严肃起来却蛮吓人的。生得一副好嗓子，没事有事爱吼：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就跟唱片上唱的一样，那声音很严肃，很忧郁，也很无限的。

渐渐地大家就都熟悉了。知道排中有个叫小芳的女孩，也知道这个罗教官，非常喜欢《小芳》这首歌的。训练时休息，大家席地而坐，有人便带头起哄：‘罗教官呀么来一个，来一个呀么罗教官。’

罗教官却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嘴上只是笑。

于是又喊：‘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很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

罗教官却依然不动。

“冬瓜皮，西瓜皮，踩到哪里滑哪里，罗教官是个大赖皮。”

这回可真坐不住了，罗教官便站了起来，“同学们，”他说，有点无奈的样子。他的头和双手同时往右下边一移，并快速往左一划，画出一段很幽默的弧线，“我真不大会唱。”

‘唱小芳选唱小芳选’

罗教官的歌声已经响起：……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了小河旁……

军训期间检查卫生，被子要折得有棱有角，毛巾要放得整整齐齐。罗教官教我们折被子，很认真很细致。

“四个角要折得方方正正。”他用拇指和食指中指一拖一按，便造出一个角来。

“会了吗？”

“会了。”小芳也用手学着样，折了遍。“蛮好。”罗教官说。“唱个歌吧，罗教官。”小芳说。

‘嗯？’

罗教官抬起头来，看着小芳。

‘唱小芳，我喜欢听你唱小芳。’

离军训结束越来越近的几日里，罗教官变得沉默了。有人说罗教官挨批了，他不该老是小芳小芳的，这容易引起误会。也有人说离别在即么，难免的难免的。这句话怎么理解都行，以后的日子便无话了。

军训团离开前的一天晚上，系里开了个欢送联欢会。大家心情挺沉重的。最后一个节目排给罗教官，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唱一次《小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唱了。

罗教官走上台的时候，台下没有一点声音，他用一种非常沉重的声音说：“小芳是我妹妹的名字，很不幸，她……死了……虽然，我和她的关系与歌中的不一样，但我唱起它的时候，总能够看到我的妹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韵带中的伴奏已经响

· 愿 ·